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 
第四十七回 郭海壽街頭賣菜 李太後窰內逢臣

卻說張龍、趙虎扭捉了販菜小販，有太平坊上眾百姓道：“這販菜人郭海壽，清貧度日，每天肩販些菜非小物，進得分文養母，雖因窮而不失孝順，是以近處地頭上人，多呼他為郭孝子。素知他是個樸實守分人，又不犯法招非，包大人何故捉他，我等眾人不，也到東岳廟中看看。”一刻間擁攔得成群結隊，何止二三百人。又有人代郭海壽挑了菜擔，一同前往。不表眾民擁攔東岳廟，先說張、趙扭拉此人，進至廟中，啟道：“大人，小人已將落帽風拿到了。”包公吩咐帶上。二人牽他當面，喝聲下跪，此人道：“小人並不犯法，此二人冒捉良民，何須下跪？”包公將此人細細一看，倒也生得奇怪，年紀約二十上下，臉色半黑半白，額窄陷而兩目有神，耳珠缺而貼肉不撓，鼻塌低而井灶分明，兩額深而地角豐潤。當下包公細看此人，那裏是什麼落帽風，老夫只因風吹落帽，疑有冤屈警報，如今定然張、趙二人難以查辦，竟混拿此人來搪塞，也未可知。

包公裝著發怒喝道：“這人還不知法律麼？本官跟前，膽大不跪，且細說明你的來歷。”此人稟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小的乃經紀小民，並未犯法，故膽大不跪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名叫落帽風麼？”此人道：“小人是郭海壽，並不是落帽風。”包公道：“你是何等人，居住何方？且說與老夫得知。”郭海壽道：“小人乃陳橋鎮上一個貧民，方出娘胎，父親已喪，母親苦守破窰，街衢乞食，撫養小人。我年交十五，娘親雙目失明。如今小民年紀長成十九，一力辛勤，積蓄得銅錢五百，終朝販賣蔬菜為生。豈知近二三載，饑饉並至，家家戶戶日見淒惶，米價如珠，每升售至三十文。小人生理淡泊，日中只有一飯兩粥，與娘苦度。幸上年十一月，聖上差包大人開皇倉平崇，方得米價如常，連及本地頭官吏也好了，不敢索詐良民，惡棍匪盜遠遁潛蹤。本府數縣，人人感德，個個稱仁，但小的乃一貧民，并不犯罪，大人拿我來作落帽風，未知何故？懇大人明言下示。”包公想道：“聽此人說來，竟是個大孝之人了。”

正要開言動問，只見眾百姓老少二三百人，成群擁攔廟來。早有排軍三十餘人，阻擋呼叱，不許擁入廟宇中堂。包公遠遠瞧見，吩咐眾役不須攔阻，容眾人進來，不許喧嘩。眾人遵著吩咐，進至廊下，包公問道：“你們許多人，有甚事情？老夫在此，敢來這裏胡鬧麼？”內有幾個老人道：“大人在上，這郭海壽乃一經紀之民，勤勞良善之輩，家雖貧困，而不失孝道供親，是個孝子。況他向來安分守己，並不惹是招非，我等小民人人盡知，今日不知大人何故拿他？若是錯捉了他，不能做小生理，母在破窰，必致飢餓。故吾眾民到此，懇大人開恩釋放他回去。倘大人不信，現有他販賣菜擔為憑，祈大人明鑒。”包公道：“眾民休得喧嘩。”眾民遵諾。

包公即喚張龍、趙虎，喝道：“狗奴才！老夫著你往拿落帽風，怎麼混拿郭海壽來搪塞？可惡！”喝令責打，二人連忙啟稟道：“大人，我等有個情由啟上。”包公道：“容你言來。”二人道：“小人們奉了牌票，四下找尋落帽風，忽於陳橋又遇狂風，來得奇怪，已將牌票吹卷起半空中，只恐回不得命，一程追趕至太平坊上。只見有個挑蔬菜擔人，手中拿住牌票一紙，奉大人命捕風捉影，故將他拿來。”包公道：“胡說！風吹落帽，風卷牌票，都是狂風作怪，只要拿風，你二人故違吾令，妄捉良民，應該重處！”二人道：“大人開恩，待小的再往拿落帽風，如若打傷小的兩腿，難以行走，怎能奉命去拘拿？”包公道：“也罷，限你午刻拿回，如違重處！”二人謝了起來，一同跑出廟門。趙虎道：“張兄，我二人今日糟了。”張龍道：“趙弟，這件事情叫我們實難處置，且與你再至陳橋觀望一回，同歸廟上，實辦不出落帽風，讓他革除身役罷了。”

不表張、趙之言，卻說包公叫道：“郭海壽，你既然乃善良之民，本官且釋放你回去，你等眾民，也不必在此耽擱喧嘩。”眾民都說：“大人開恩釋放海壽，他母親可以活命了。”包公又對郭海壽道：“老夫念你是個行孝貧民，賞你五兩銀子，回去做些小買賣，也好供養母親。”董超早已交他白銀五兩。郭海壽好生歡喜，叩謝大人，挑回菜擔而行。眾民都自散去，皆言包公仁德清官，也且不表。

卻說郭海壽回至太平坊，將菜擔寄放在相識處，還至破窰，將茅門一推進內，大呼母親。那瞎目婆子喚道：“孩兒，你去了未久，何故即回？”郭海壽道：“母親，方才孩兒挑擔出了大街，未有人與兒採買，方在大平坊上，忽一紙官家牌票被大風吹來。兒方拾起，早有兩位公差拉扭兒至東岳廟，有位官員，渾身黑色打扮，面色亦黑。我初不曉他是何人，只道本處官員，妄拿我的，故不肯下跪。他又查問我。有眾人稟我行孝，此位官員甚為喜悅，賞我白銀五兩，做小經紀供親，真乃大幸，故特回來安慰母親。”婆子道：“他如此愛民，是什麼官員？”郭海壽道：“母親，你幸雙目失明，如若好目，見了此位官員，只恐嚇壞了你。他面貌十分凶惡，誰知竟是朝中包待制大人，名包拯，難道母親不聞人說包公是個朝上大忠臣，為國愛民的清官？”婆子道：“原來此官是包拯。孩兒，你且去請他來，做娘的有一重大事與他面訴。”郭海壽道：“母親，有何事告訴？且說與兒知曉，代稟包公。”婆子道：“孩兒，我身負極大奇冤，滿朝大臣除了包公鐵面無私，無可伸訴。我幾代訴，終必無益，必要與包拯面言方可。”海壽笑道：“母親之言，也覺奇了，我母子居住破窰，雖然貧苦，但無一人欺侮母親，有甚極慘之冤？”婆子道：“孩兒，此乃十八年前之事，你那裏得知？速去請他來，為娘自有言告訴。”海壽道：“原來十八年前事，果然孩兒不得而知，倘或包大人不來，便怎生是好？”婆子道：“你去說我母有十八年前大冤，要當面伸訴，別官不來，包拯定然到的。”海壽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孩兒往請他來，母親且將銀子收好。”言罷，奔出破窰。

且說張龍、趙虎二人奉令商議，若等候到明日也不中用，不如回去稟復大人，悉聽處治也罷。兩人垂頭喪氣，戰戰兢兢，回轉廟宇中下跪，稟道：“大人，小的奉命捉拿落帽風，實乃無影無蹤之物，難以搜來，懇大人開恩。”包公想了一想道：“狂風落帽，原道有什麼冤情警報，所以強押二人去搜求，既無別事，也只得罷了。況尹氏之事要緊，不如且先回朝。當下便吩咐起轎，這張、趙二人才放了心。

正要喝道出門，忽來了郭海壽，叫道：“大人，我家母請你去告狀。”眾排軍喝道：“該死奴才，你莫非瘋癲，還不速返！”海壽道：“我家母有極大冤枉，故來請大人前往告訴，你們不須攔阻。”包公聽見便道：“不用阻他。”原來包公性情古怪，辦事也是與人迥異。今日一聽郭海壽之言，想他為什麼反要本官去告狀，想這婦人說得出此言，定有緣故，即道：“郭海壽，你母親在那裏？”海壽道：“現在破窰等候。”包公聽了，吩咐打道往破窰去。

當下郭海壽引道前行，告訴眾人到門，不可叫喝，猶恐驚壞娘親，包公也命不用鳴鑼喝道。郭海壽當先，即從太平坊上經過，旁人喚道：“海壽，緣何不往買賣，只管往來跑走？”海壽道：“我母親要包公到門告狀。”眾人道：“但不知包公來了麼！”海壽道：“後面來的不是包公麼？”眾人一看，果然排軍蜂擁而來，都笑道：“這樁奇事古今罕有，這婆子久住破窰，雙目已瞎，年將五十，財勢俱沒，莫非犯了瘋癲？諒他沒有什麼冤情告訴，又少見告狀的子民，妄自尊大，反要老爺上門告狀，想來原是包公癡呆。”你言我語，隨走觀看。

海壽一至茅門，停足叫道：“大人，這裏就是了。”回頭又叫道：“母親，包大人來了。”婆子道：“孩兒，且擺正這條破凳在中央，待我坐下。”海壽領命擺正。婆子當中坐下。海壽站立旁邊。包公住轎，離茅屋半箭之遙，命張、趙前往叫婦人速來告訴，有甚冤情。二役領命到門大喊道：“婦人知悉，包大人親自到此，有甚冤情，速速出來訴稟。”婦人答道：“叫包拯進來見我！”張、趙大喝道：“賤婦人，好生大膽，擅敢呼喚大人名諱，罪該萬死！”婦人道：“包拯名諱，我卻呼得，快叫他進來，有話與他商量。”張、趙二人又覺惱，又覺好笑道：“大人目今官星不現了，遇到這癡癲婦女。”二人只得稟知包公道：“郭海壽的母親，是個癡呆婦人。”包公道：“怎見他是癡呆？”二人稟道：“他將大人的尊諱，公然呼喚！要大人去見他答話。”包公道：“要本官往見他？”二人稱是，包公道：“這也何妨？”言罷，吩咐起轎，有眾排軍暗言，包公真是呆官，如孩童之見。更有閒看之人稱言奇事。

當時包公到了門首，張龍跑進茅屋，叫道：“郭海壽，包大人到來，何不跪接？”婦人接言道：“包拯來了麼？喚他裏廂講話。

張龍喝道：“賤婦人這污穢所在，還敢要大人進來，休得做夢！”婦人喝道：“胡說！我也在此久居了，難道他卻進來不得？必須他到裏廂來，方可面言。”張龍聽了，不住搖頭道：“大人今日遇鬼迷了，回到京中，烏紗也戴不穩了。”又來啟稟道：“大人，這婦人要大人進裏邊講話。小人說，此地污穢，不可以請大人進去。他說，他居住已久，難道大人進去不得？豈不可笑！”包公聽了，想道：這婦人定然不是微賤之輩，故有此大言。也罷，且進去，看他有什麼冤情。

包公想罷出轎，張龍、趙虎二人扶伴。包公身高，故低頭曲腰入屋內，細將婦人一看，約有四旬七八的年紀，發髻蓬蓬，雙目不明，衣衫襤褸，面目焦瘦，而風度似非等閒之輩。郭海壽道：“母親，包大人來了。”他說：“在那裏？”包公道：“老夫在此。”他說：“包拯你來了麼？”包公聽了，又氣惱，又好笑，便道：“婦人，老夫在此，你有什麼冤情？速速訴明。”婦人道：“你且近些！”包公又近些，那婦人兩手一撈，摸不著包公，又將手一招道：“再近些！”包公無奈，只得走近，離不上三步，被他摸著了半邊腰帶，叫道：“包拯，你見了老身，還不下跪麼？”包公瞪口自語道：“好大來頭婦人，還要老夫下跪，是何緣故？”婦人道：“你依我跪下，我可訴說前情。”包公無奈，說道：“也罷，老夫且下跪。”張、趙二役見大人下跪，也同跪地中。郭海壽見了倒覺好笑起來。

當下婦人將包公的臉上左右遍摩，摸至他腦後，慳月三叉骨，將指頭撇了撇，撚了幾撚，連說兩聲道：“正是包拯了，一些也不錯。”包公好生疑惑，倒覺不解，忙問：“你這婦人，果有什麼冤情？速速說明！”只見那婦人淚珠如線，呼道：“包卿！我有極大冤情，十八年來無處可訴，前夜夢神人吩咐，想必今日伸冤有賴。只求大人與我一力擔當，方得一朝雲霧撥開，復見日月。”包公聽他叫“包卿”，驚得目瞪口呆，忙問：“不知上坐果是何人，有何冤情？還請見告。”這婦人呼道：“包卿且先平身。”包公果然跪得兩膝生疼，連忙立起身來。

不知婦人訴說出什麼冤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